

中央新影历史节目部 著

黄敏 补遗

飘逝的 红头巾

这是一段真实的故事

采访的时候让随同人员哭成了泪人

根据它拍成的纪录片看哭了在场审片人

根据它写成的文字让创作者数度泣不成声

时光背对着我们

稍微一转身就让人屏住呼吸

她们的人生，正如驶入人性深处的潜艇

虽隐形无声，但有无穷的力量



经济日报出版社

中央新影历史节目部 著

黄敏 补遗

飘逝的

东头中

永不飘逝的魂魄 永不流失的本真



经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飘逝的红头巾 / 中央新影历史节目部编. -- 北京 :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80257-699-5

I. ①飘… II. ①中…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01845 号

特别鸣谢: 本书图片均由中央新影历史节目部提供, 除已标注出署名的图片外,
部分图片未能标注署名, 特在此对拍摄者致歉, 并表示诚挚谢意!

飘逝的红头巾

著	中央新影历史节目部
补遗	黄敏
责任编辑	罗秋容
责任校对	徐建华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内大街 65 号 (邮政编码: 100054)
电话	63584556 (编辑部) 63588445 (发行部)
网址	www.edpbook.com.cn
E-mail	edpbook@126.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印张	13
字数	100 千字
版次	2015 年 1 月第一版
印次	2015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257-699-5
定价	39.80 元

序言

邂逅“红头巾”

一次平常的差旅，让我结识了珠江源头之畔的一片古韵秀美的传奇之地，更让我没想到的是，一次简单的会面和提议竟让一个特殊群体得以首次以纪录片的形式展现给大众。

初次听到“红头巾”的故事是2010年，在广东佛山三水区公干时，听当地宣传部介绍的，那是当地作为地域特色的本地文化之一。

“红头巾”是早年新加坡对当地从事建筑粗工的广东三水籍华侨妇女的称谓。她们头戴鲜红头巾，飘洋过海到异域谋生，主要在各个建筑工地工作，以吃苦耐劳著称。

如今，当我看到资料中风烛残年却依然拥有温和笑容的老妪时，她沧桑的眼神似乎在提醒我，作为一个媒体人应有的责任。

如果没有这群女人，历史也许并不会改变它行进的方向，对于悠长厚重的历史来说，这群女人也许如雾如烟，她们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留下，只有一个便于识别的群体性的称呼：“红头巾”；她们的故事久远凄然，对于受众来说也许并没有光怪陆离的噱头，没有十分重要地位，没有吸引眼球的曲折离奇，也许在旁人眼中，这并不是足以引起注意的故事选题。

然而，她们于我，于我身后那些纪录片的创作团队来说，却是珍贵而鲜活的——在我看来，纪录片最大的特点在于它是有尊严的，它不因市场商业而左右，纪录片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社会认知价值，其次还有它的文化传承价值，它的艺术欣赏价值。其中，社会认知价值对于纪录片来说非常重要，那可以说是纪录片的一种社会责任感，优秀的纪录片应该有社会认知的价值的体现，对于这一

点，我觉得制作纪录片的人都会有这种感受，都愿意做一些有社会认知价值的节目，使人们真正能够认识那些历史、那个时代。

在新加坡，“红头巾”的动向也一直是新加坡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红头巾”三个字的见报率颇高，经常可以在报上看到各类组织、社团邀请她们参加各种活动。“红头巾”在逆境中求生存、坚忍吃苦的精神和对当地建筑业所作出的贡献，让新加坡人颇感敬佩。在当地，有相当多的举措来纪念这群特殊的老人，包括立“红头巾”雕塑、蜡像、出纪念邮票等。

“红头巾”下南洋的历史从上世纪初开始到1949年结束，在中国，虽然“红头巾”的家乡也颇以她们为荣，然而，对于大众而言，“红头巾”的故事还有很多人并不知晓。如今，健在的“红头巾”已经寥寥无几，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弥足珍贵，对于她们的访问和拍摄无异于抢救性的资料留存。用电视纪录片的形式留住那段历史，并且向大家讲述真实而又动人的“红头巾”，给大家带来一些温暖和力量，正是我们的责任。

纪录片《飘逝的红头巾》播出已有时日，但是对于“红头巾”的寻找和关注也许不会随着节目的播出而结束。如今，《飘逝的红头巾》以纸媒的形式出现，希望能带给读者新的思考。

在书籍出版之际，赘述以上此语，是为序。

中央电视台副台长 中央新影集团总裁

前言

不能让我们的灵魂飘逝

2012年年中的几个晚上，我被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播出的三集电视片《飘逝的红头巾》深深地吸引了。这部描写早年间广东三水妇女下南洋的故事把我的灵魂从纷杂的世界中分离出来，用凝重、凄美的方式将其洗礼一番。于是，我沉下来，用多年都没有的静反复思考着一个多少令人纠结的问题——经过这么多年，经过这么多事，我们的灵魂是升腾了，还是堕落了昵？

没有人会说自己的灵魂堕落了，每一个人都愿意说自己是高尚的，并用高尚的话语提醒着除了自己以外的所有人：我们现在的人怎么了？我们现在的社会怎么了？真的，我们现在的人怎么了？很多人不知道财富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很多人不知道勤劳善良曾经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古老的传统，很多人忘记了我们根在何处，很多人模糊了我们培植了几千年来清晰的价值观。还有，我们的社会怎么了？我们看到了太多的物欲横流，看到了太多的冷漠无情，看到了太多的坑蒙拐骗，看到了太多的急切浮躁。我们到底还行不行？难道我们的灵魂飘逝了？

八九十年前，我们广东三水的妇女为谋生飘洋过海来到新加坡，她们没有知识，也没有一技之长，但她们有力气，有勤劳善良的品质，扎上一顶红头巾，做起了新加坡高楼大厦的建筑工。这种工作低贱、辛苦而危险，但这些被称作“红头巾”的三水妇女愣是用她们的勤劳善良建设了新加坡，感动了新加坡。几代新加坡人也没有忘记她们，“红头巾”雕塑、“红头巾”浮雕遍布他们城市的许多角落，就连新加坡的小学课本里也一直讲述着这群异国“红头巾”的故事。可是，我们，我们中国人有多少人知道“红头巾”呢？不仅没有多少人知道，就连那辈人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也快遗忘殆尽。

“红头巾”飘逝了，我们不能让灵魂飘逝。这就是我为什么向我们的出版团队提出编辑出版《飘逝的红头巾》图书的原因。也许有人会问我，电视片播过将近两年了你怎么才想起来出版？那是因为当时我还不能完全确定我们这代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忘记了我们的传统，我侥幸地认为，忘记传统的人总是少数的。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或事在告诉我，已经有很多人开始或已经忘记我们的传统，灵魂开始飘逝。所以，我想重拾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创作的这部精品纪录片，把它用书的形式固化下来，并用延展阅读的方式把一个更丰满的“红头巾”形象呈现在大家的面前，让我们在飘逝的红头巾中留住我们的灵魂。

最后，我还是要特别感谢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完美的纪录片范本，也感谢三水区委宣传部在许多方面给予的大力支持。灵魂迷失的时候是需要拯救的，我们姑且把这次合作叫做“拯救灵魂行动”，也许我们没有力量把一些正在丢失的灵魂完全拯救回来，但只要你读过此书，你的灵魂是一定会苏醒的。

经济日报出版社社长

韩文高

2014年3月2日晚于北京

CONTENTS 目录



序言 邂逅“红头巾”

前言 不能让我们的灵魂飘逝

01 飘零·企盼

第1节 “红头巾”：一方粗布折出历史

03

第2节 三水女人为什么要离家远行

21

第3节 带着期盼，在海上飘零

45

CONTENTS 目录



02 承诺·挣命

第1节 新加坡那一段刻骨铭心的岁月	71
第2节 肩挑高楼大厦的薄命女人	81
第3节 镶入城市记忆中的红头巾	99
第4节 外人眼中那一抹神秘的红色	115



03 望乡·安然

- | | | |
|-----|----------------|-----|
| 第1节 | 亲人眼中真实的红头巾 | 137 |
| 第2节 | 新加坡人为什么不肯忘记红头巾 | 149 |
| 第3节 | 红头巾最后的家 | 157 |
| 第4节 | 去也简单，归也简单 | 17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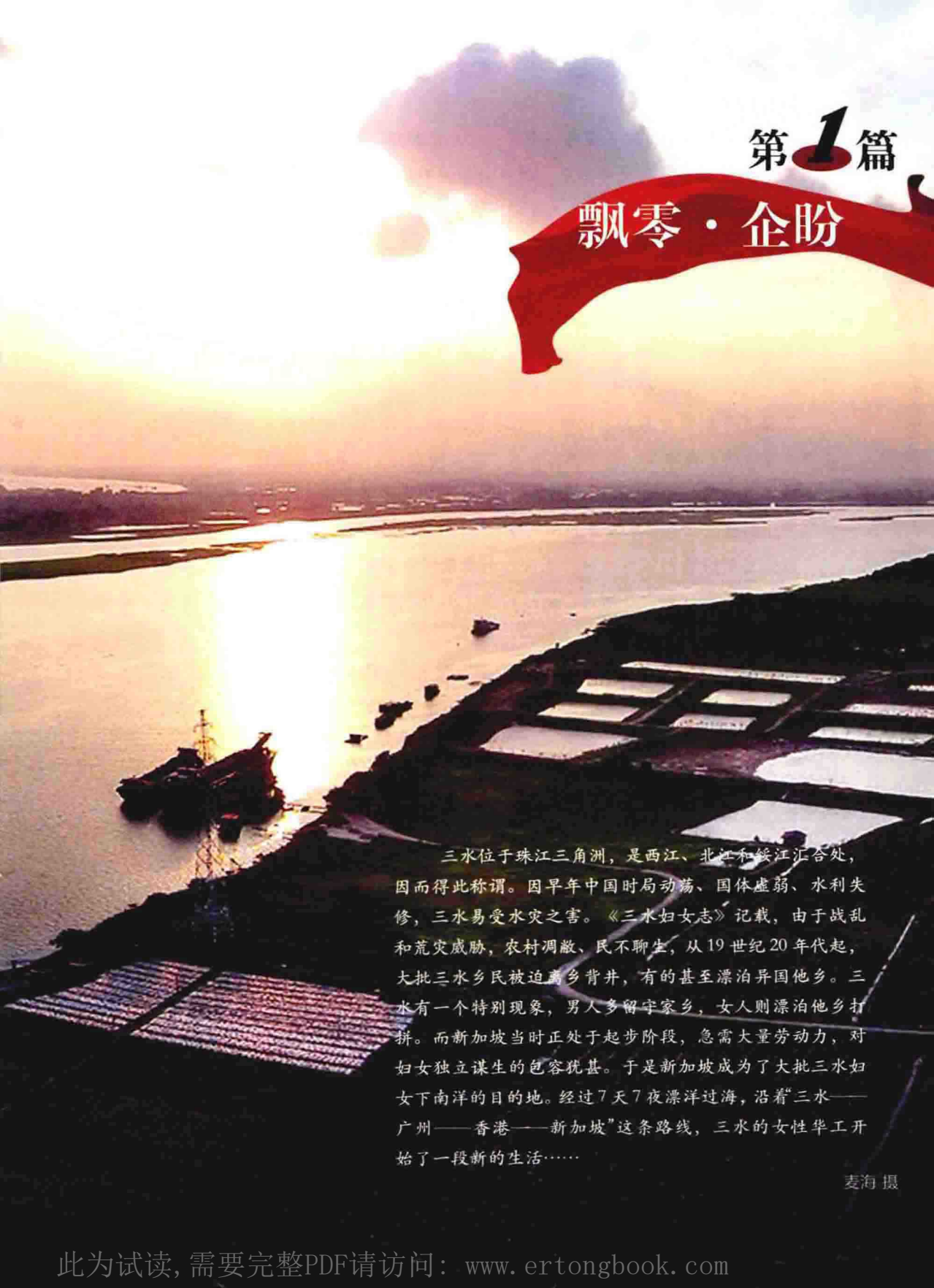
附录 大旗头村：一曲古建筑的绝唱

后记一 一次“不纯粹”的拍摄经历

后记二 为了不忘却的纪念

第1篇

飘零·企盼



三水位于珠江三角洲，是西江、北江和绥江汇合处，因而得此称谓。因早年中国时局动荡、国体虚弱、水利失修，三水易受水灾之害。《三水妇女志》记载，由于战乱和荒灾威胁，农村凋敝、民不聊生，从19世纪20年代起，大批三水乡民被迫离乡背井，有的甚至漂泊异国他乡。三水有一个特别现象，男人多留守家乡，女人则漂泊他乡打拼。而新加坡当时正处于起步阶段，急需大量劳动力，对妇女独立谋生的包容犹甚。于是新加坡成为了大批三水妇女下南洋的目的地。经过7天7夜漂洋过海，沿着“三水——广州——香港——新加坡”这条路线，三水的女性华工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

麦海 摄

广东的三水位于珠江三角洲，是西江、北江和绥江汇合处。

早年间的中国时局动荡不安，政府对于关乎民生的水利工程力不从心，因而许多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导致水灾频发，乡民溺死，米粮断市，百姓苦不堪言。

据《三水县志》记载：“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根据不平等条约，三水县河口镇被列为通商口岸。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英国在此设收关税。而清朝当局政治腐败，又派捐加税，横征暴敛，商民不堪苛政。同时，辛亥革命后，各地军阀为争霸一方而战争不止。粤、桂军阀曾三次在三水县大塘、芦苞、河口等地交战，以致国无宁日，民不安居。”

又据《三水妇女志》中记载，从19世纪20年代起，大批的三水乡民之所以离乡背井去“走难”，移居异国他乡，就是因为荒灾和战乱的威胁。

在三水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一个家庭，男人多留守家乡，而女人则为家计需外出打拼，女人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由于当时的新加坡城市建设正处于起步阶段，亟需大量的劳动力。新加坡便成为了大批三水妇女外出谋生的目的地。20年代在新加坡的红头巾人数高达1万多人。

据《三水县志》记载：“三水妇女到了新加坡之后，无亲友可投靠的，多由‘水客’带到新加坡牛车水（地名），这里是三水人聚居的地方，尤其是盒巴珍珠街，恰如一条三水村落。凡是‘唐山’初来的新客都会得到像亲人般的对待。”在同乡的引导下，她们大都成了从事建筑业的粗工“红头巾”，她们领取最低微的报酬，做着最粗重的工作——担砖搓灰，运石挑泥，在新加坡建起一幢又一幢高楼大厦，如闻名世界的“亚洲大厦”等。

这一趟下南洋，三水妇女们九死一生，沿着“三水——广州——香港——新加坡”这条路线，经过7天7夜囚徒般的海上漂泊，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这群女性华工带着期盼开始了飘零他乡的生活……



第1节

“红头巾”： 一方粗布折出历史

每天清晨，珠江都在这里苏醒，奔流而下。已愈百年的古榕树，散发着宁静平和的气息，守望着这片像水一样充满灵性的土地。曾几何时，这里送走了南下谋生的大批移民。在这其中，一群到新加坡谋生的三水女人，格外引人注目。





中国近代史上曾有三次人口大迁徙：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这三次大迁徙，都是贫苦民众抗争命运、艰难创业生存的历史，都是一段段苦难与艰辛、血汗与泪水交织而成的回忆。与在战争的压力下不得不四散奔逃的难民相比，这三次大迁徙是属于民间的自发运动，人们怀着一个美好的梦想出发，带着开创新生活，打造新天地，改变自己和家族命运的向往而踏上了漫漫的闯荡之路。其中，下南洋（粤语称“过番”）是规模最大、路程最远、环境最恶劣却也是最为壮观的一次跨国大迁徙。而“红头巾”就是下南洋大潮中一支不可小觑的女性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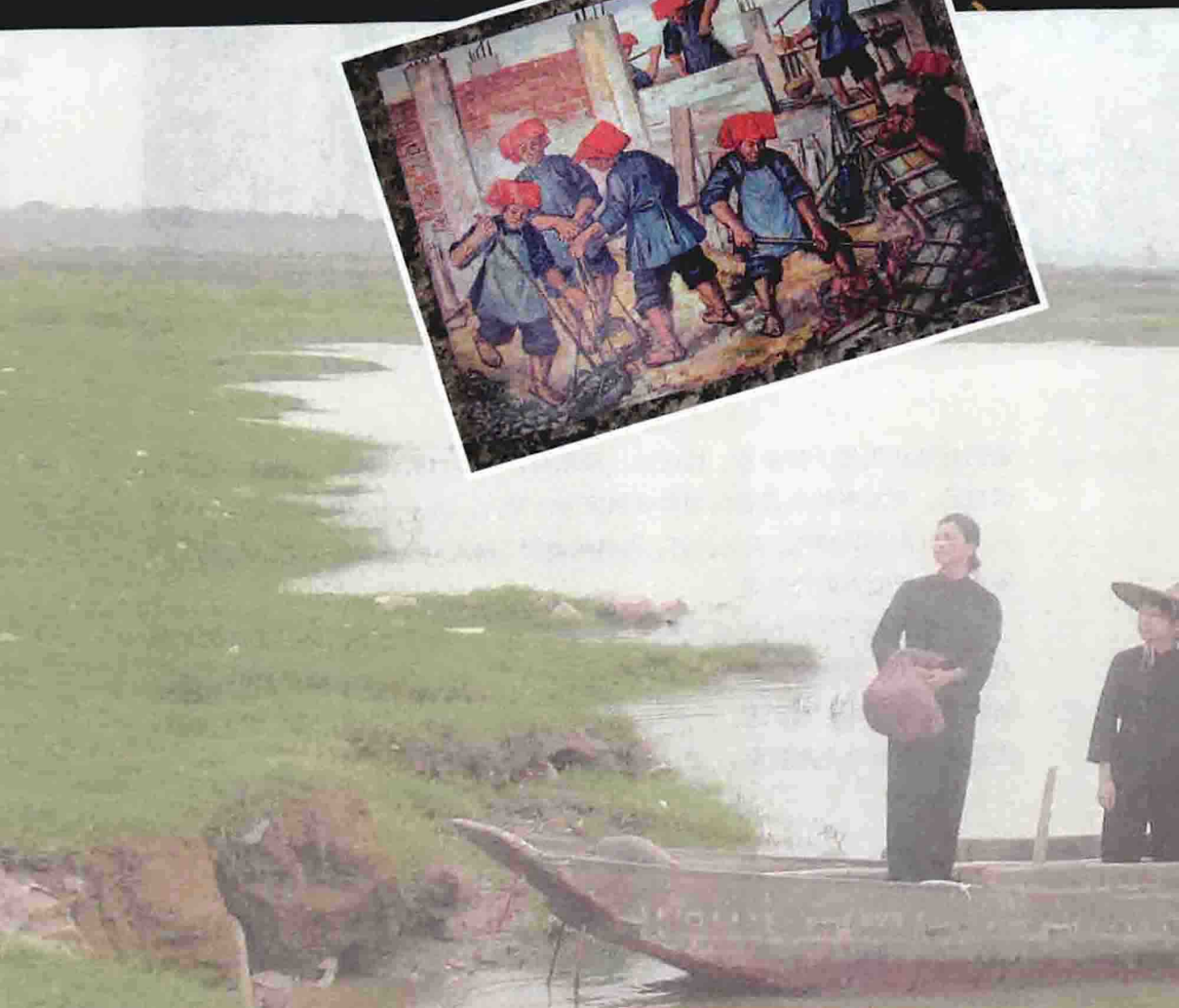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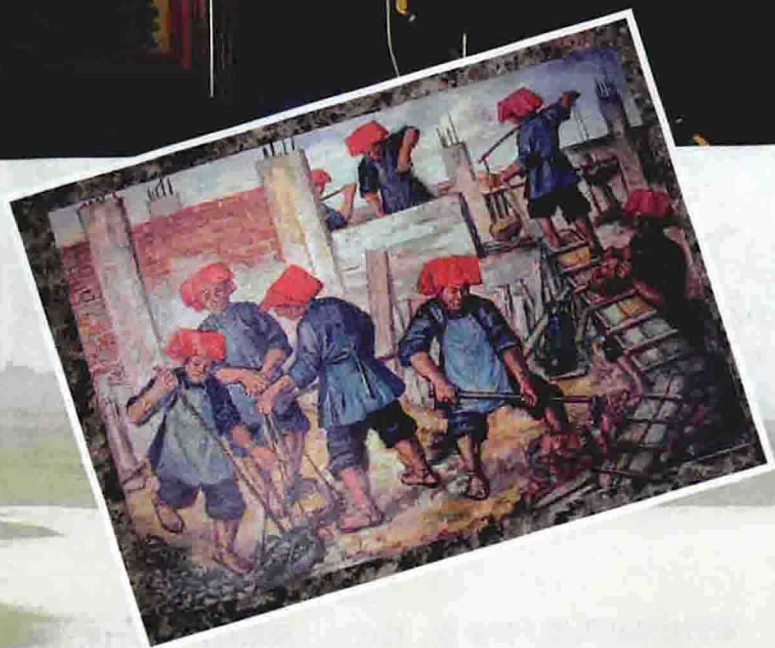
20 世纪 20 年代起，一批来自中国广东三水的女人在新加坡从事建筑行业，



当年许多年轻女人在胥江祖庙留下对家乡和亲人最后的祝福，就沿着水路离开三水，前往新加坡寻找生路。

她们在建筑工地上搓灰沙、挑砖块、搬木料，靠体力劳动换取微薄的工钱，养活自己，更重要的是省吃俭用寄钱回家养活家人。由于她们穿戴颜色划一，尤其头上红巾别具特色，引人注目，人们叫她们“红头巾”。久而久之，“红头巾”便成了三水女人的代名词。

一块浆硬了的红布摺成方形的帽子戴在头上，用以遮阳挡雨，又可防止粉尘沾污发髻。从清晨到傍晚，这群头包红巾、身着蓝衫黑裤、脚穿用旧轮胎自制的“皮屐”的三水女人，忙碌在新加坡的建筑工地上，挑砖担砂、攀高爬低。这是她们当年的标准装束，也是当年她们的谋生写照。





那一顶红色头巾与这群三水女人的命运密切相关，她们移民至新加坡从事的是连当地人都不愿从事的建筑工，新加坡的许多建筑都有她们劳动贡献的痕迹，她们统一佩戴红色的头巾，于是当地人称呼她们“红头巾”。久而久之，“红头巾”成为了独特的标志，也成为了新加坡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1934年到1938年这5年间，约有19万妇女飘洋过海到国外，多数经过香港。大部分人选择到南洋，是因为南洋这边存在更早时期移民过来的华族，来到这边谋生比较容易。这19万人中并不完全是来自三水的“红头巾”，还有来自其他地区的人，比如顺德的妇女，她们的头巾是蓝色的，大部分去了马来西亚开采锡矿。

